

投稿類別：社會人文類

篇名：

疫情下的花蓮文化產業-以朱德剛相聲社為例

作者：

林杉嶸。花蓮縣立鑄強國小。六年忠班
柯承佑。花蓮縣立鑄強國小。六年忠班
李安右。花蓮縣立鑄強國小。六年忠班
邱士庭。花蓮縣立鑄強國小。六年忠班

指導老師：

吳家語老師

王振權老師

壹●前言

在得知老師選派我們參加「112學年度全國中小學網路小論文專題暨本土使命式行動研究競賽」的時候，其實我們有點茫然不知道該怎麼進行，也蠻緊張的，因為不知道該怎麼開始。老師說明了他們曾經指導學長姊做研究的經驗和過程，也給我們看當時學長姊的研究內容，我們幾個就開始有了點想法。

我們最先想到的是過去這幾年生活中最大的變化就是「疫情」，於是我們開始思考有沒有跟疫情相關的題目是我們可以進行探究的，跟老師們討論了一陣子，就我們可以詢問到的資源協助和研究的方式，加上看了學長姊寫得題目，我們也對「朱德剛老師」、「相聲」產生了好奇。

聽老師們分享，其實上次學長姊們的研究結果還可以有更多的發展，還有很多寶藏還沒跟朱德剛老師挖掘出，經過了這些時日，可以延伸更多問題，此外，我們想到在疫情當下，大家都不太能出門，即使出門也都必須遵守規定戴口罩，相聲這項藝術表演是非常需要與觀眾互動，也需要用聲音或是表情來做演出，不知道朱德剛老師的相聲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是如何呈現他們的表演？「朱德剛相聲社」在疫情之下有沒有受到影響？於是就訂下了這個題目，希望能透過這次的探究得到解答，或許會有更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影響也說不定。

一、研究動機和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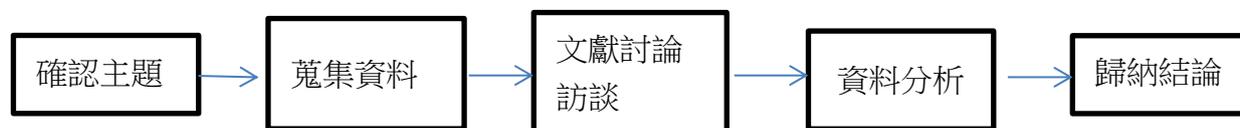
透過閱讀疫情相關文獻討論並設定訪談題目，藉由訪談朱德剛老師來映證相關文獻中所闡述的面向是否吻合，並透過朱德剛老師的回應整理出在花蓮的文化產業發展現況，期能反映出現實情況，讓更多人能理解並關心在地文化發展的重要性。我們的研究目的有：

- (一) 疫情前朱德剛相聲社的營運情況。
- (二) 疫情對朱德剛相聲社的影響。
- (三) 後疫情時代，朱德剛相聲社的未來發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與訪談法，透過研究疫情下對文化產業的影響相關文獻資料來整理出花蓮文化產業可能面對的狀況，藉由訪談朱德剛老師來了解花蓮文化產業的經營在疫情下受到什麼影響，以朱德剛相聲社為例，討論經營者的因應措施與相關單位的協助對文化產業發展的現況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三、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疫情前的相聲社

朱德剛老師的相聲社深耕花蓮經營了九年，學長姊之前的論文中有提到：老師仍希望將來可以做到讓外地人也能被八斗喜說演班的表演吸引到花蓮來，看看花蓮本地創作的表演。不知道老師這樣的理念實現的如何？在疫情之前有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我們很好奇這一部分。

(一) 初衷

當我們問起朱德剛老師的初衷，老師回應我們：我的初衷就是在花蓮，能夠讓花蓮的鄉親或者是從外地來花蓮玩的這些人，這些觀光客能夠在花蓮晚上看到一個不同的藝文表演，而不是一天到晚只有逛夜市跟吃跟喝飲料，就這樣而已。想想我們的生活安排，好像也不常安排藝文活動的欣賞，即使是在疫情之前。

(二) 目標

朱德剛老師帶著這樣的初衷來到花蓮深耕了九年，我們很好奇他想要達成的演出目標是什麼？是否有遇到困難？老師說，他原本想要的目標就是想要做定幕劇，所謂的定幕劇就是說固定每天或者每個月或每個禮拜，它固定有一個時間在這邊做表演，這個叫定幕劇。那定幕劇的這種形式我當初很想要做的，就是原住民的一個花蓮在地的原住民的故事，然後做成一個歌舞劇，做成一個音樂劇，然後固定在這邊表演，那戲有沒有做出來？戲做出來了！

我們心想既然定幕劇的戲做出來了，怎麼沒有聽說有這樣的戲劇表演可以欣賞呢？於是追問朱德剛老師原因：我發現到一個問題，就是在花蓮，雖然我訓練了一批演員來演這個戲對不對，但是我忽略的是周遭有很多技術人員，花蓮沒有技術人員。

所謂的技術人員就是什麼比方說打燈光的啊！設計音樂的啊！控制音響大小聲啊！控制每個人麥克風的大小聲啊！燈光要調整，要調燈啊！然後要有道具啊！要有佈景的這些設計人員、裝

臺人員，還有服裝的設計跟製作，所有的這些還有搬道具到舞臺上，然後這一場一結束要把道具換下來然後換別的東西的，這種工作人員花蓮沒有。所以我每一次演那個劇的時候，我就要從臺北調一票人來。那這個錢太花錢了！

因為從臺北來就要交通、住宿。這是最基本的，那如果一部戲，它可能演三天，可是這些技術人員，他要跟著戲走，所以他不是只待三天而已，他要待一個月！他就一直不斷地跟著戲走，一直不斷地跟著戲走然後甚至於有更改，音樂有什麼，他要馬上更改，馬上換，馬上什麼。所以這個成本太高了。所以後來我就突然發現做戲太天真了！

那我當初說的就是黑盒子的這種形式，剛才那種情境式的戲劇，他就不用這麼多技術人員，因為他就是用現有的這些房子，演員直接在這個房子裡面就演戲，就演起來了。白天就演，他也不用燈光，晚上他可能打兩個燈然後就這樣演。所以那種完全不用很多的技術人員。所以在花蓮反而可行，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這種黑盒子的表演形式，就是沒有做定幕劇，但是當然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表演能夠固定在花蓮。

聽完朱德剛老師分享的這些困難點，原來我們也想得很天真，我們以為有戲、有演員就可以開始演了，大家就有表演欣賞了，沒想到在經營層面來看，一切都沒那麼簡單。

(三) 理念

回歸到我們原本想了解的問題，就是疫情前的朱德剛相聲社，是否如當初老師說的：「希望在此據點擺上幾張桌子、椅子，準備相聲表演的段子，讓客人願意花費低銷上門喝杯茶，吃吃蔥油餅，並且欣賞欣賞相聲表演，藉此來培養觀眾，能夠吸引本地的觀眾已經是很不錯了，但是，老師仍希望將來可以做到讓外地人也能被八斗喜說演班的表演吸引到花蓮來，看看花蓮本地創作的表演。」這樣的經營理念有達成嗎？

朱德剛老師這麼回應我們：其實沒有達成耶！在疫情前的話，因為我是現在，前前後後算起來差不多九年的時間了來到花蓮，那當初很單純的是想要做戲跟相聲兩種。所以那時候叫做八斗喜說演班，也就是說有說唱的藝術，也有演戲的表演藝術，可是到了後來就發現到說在花蓮的整個大環境跟硬體上面來講的話確實對於演戲來講比較不適合。

原本朱德剛老師的希望做的是能固定在一個表演場館的定幕劇，可以藉此慢慢推廣，然而花蓮反而適合情境式劇幕，不過可觸及的觀眾較少。疫情前為什麼說沒有達到老師的理想目標，就是老師希望能夠有一個固定的表演空間能夠做一些戲劇的表演或者是一些象徵的表演。但是在疫情前顯然是失敗的，就是老師沒有找到一個固定的表演空間，然後再加上公部門的對於這樣子的表演的一種這種合作模式始終找不到一個默契，所以說就一直存在在一個灰色的地帶。這個灰色的地帶就是代表說好像可以做，又好像不能做，好像會成功，好像又不會成功。就一直是處在這樣的環境，於是後來我就放棄了戲劇表演，開始慢慢地走向相聲的表演，在疫情前的時候其實是兩者並進的。但是到了疫情發生的時候就改變想法了，所以並沒有達到我所謂的預期。

想來朱德剛相聲社的經營方向，在疫情前其實就已經遇到一些困難點，現實層面也讓朱德剛老師一直在思考與改變模式，我們也就更好奇疫情期間的朱德剛相聲社面對的是什麼現況呢？

二、疫情時的朱德剛相聲社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疫情對於文化產業造成的影響，包括「電影院上座率不佳，電影總票房砍半」、「各大藝文展演售票平台營收大幅下滑」、「3年來幾乎沒有大型戶外表演，偏鄉失去觀賞展演型藝文活動的機會」。其他還包括「博物館參觀人次銳減，營運生存面臨挑戰」、「藝FUN券照顧不到演藝廳級演出，表演團體仍須振興協助」、「傳統戲曲沒有演出機會、失去舞台」、「實體書店、獨立書店、小型商號、微型文創等地方小型藝文店家消費銳減」，以及「傳統技藝、工藝品傳承困難」等。我們想問問朱德剛老師的相聲社是否也如報導所說呢？

(一)影響

朱德剛老師在疫情發生的當下，其實剛開始沒有什麼感覺，但是到後來政府開始宣布了一些規範以後就是停止一切的所謂的表演活動。這個時候老師才意識到它的嚴重性。也就是說這個停是不知道停到什麼時候的，但是我們後續沒有任何的配套或者沒有任何的應對的辦法。相關單位沒有任何的解決的一些支援的辦法或什麼。我們想不到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面臨這個疫情的時候封、停止演出，停止表演。

這個停止不光是花蓮停止，是整個臺灣，全部都停止。那這個停止下來的時候，它的那個損失是很恐怖的。比方說，學校老師他如果說停課的時候，可能教育部他還是會給他一個固定的薪水或者是校方會給他一個固定薪水。公務人員如果停班的時候，他也許在停止上班那段時間他沒有拿到薪水，但是他還是有一個薪水的收入至少上班的時候他有收入。而且公務人員不可能像表演的這種。這種形式是無限期的停止。公務人員他一定要去運作，要上班。所以他們還是有薪水可以拿，公司機關行號也是有薪水可以拿，只要裡面沒有發生重大的疫情。那基本上公司都是照常運作的，可是餐廳完全停止，不能營運。表演事業完全停止，不能營運。所以說那個時候對於表演的劇團來說是零收入。

(二)因應

朱德剛老師說，當下他是完全沒有因應策略。而且那個時候還有養職員，就我底下還有員工，我還要付他薪水。在那個時候很恐怖，錢一直不斷的付出去，但是沒有任何的收入進來。

於是開始想到的是做蔥油餅。就是無心插柳，不小心做了這個東西，因為疫情閒在家裡也沒事嘛！所以就開始去做，原來就會的一些這種麵食的東西，因為老師是山東人，所以常常做麵食，所以就回到家中做麵。反正閒在家裡沒事情，就做做給家人吃，吃著，吃著，開始給朋友吃，

吃著，吃著他們就說你要不要賣。看看那剛好是因為沒有任何收入的來源。所以才想說要不要試試看賣蔥油餅。結果，那個時候，因為也是疫情，很多朋友就會看到說朱德剛在賣這個東西。那他們也知道，老師一定沒收入，因為是靠演戲嘛！是靠表演，一定沒收入。那他既然賣這個，我們大家買一下好了。所以就很多人會捧場。所以那個時候，雖然很多人買，可是老師也做不出來那麼多，因為靠自己的一雙手在做。所以眼看著可以賺很多錢，但是賺不到。但是有基本的一些固定的小收入，這個東西等於不無小補。

我們倒是沒有想到原來朱德剛老師希望的小茶館經營模式原來是在疫情期間發想的，讓來聽相聲的觀眾們可以喝喝茶，配著蔥油餅，輕鬆地欣賞著相聲表演。而且我們其實也蠻想嘗嘗蔥油餅的滋味。

蔥油餅的製作現在等於變成是一個常態性，這件事情呢！朱老師告訴我們，其實就是覺得是說這是老天爺給了我另外的一條路子，那也就是證明是說一個人，你只要有基本的技能，你不要去放棄任何的機會，那也是因為這個疫情讓我知道了，你一天到晚想著走表演這一塊，其實有時候還是要多去考慮多方面，尤其是在花蓮。花蓮的機會並不會很多，然後花蓮要靠的是「養」。

就好像我們在臺北的話，我可以買一個很漂亮的花放在這個地方馬上就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但這個花不是你種的，是你花錢買來的。但是花蓮的話你買一個很漂亮的花其實吸引的目光並不多，但是你在花蓮如果說自己慢慢慢慢種出來一個東西，慢慢發芽，慢慢慢慢的變得越來越大，反而會有很多人去注意，因為他會說這是你自己弄的，所以自己弄的這一件事情。在花蓮來講的話，反而比較容易會被注意。你那種一般來講的話就是說我隨便從外面花了錢，弄了一個東西，這種東西反而不會被人家注意。所以說一技之長是很重要的。你自己要學會任何的東西。要有機會你就去多學，有機會就多接觸。你只要接觸了以後，你放心你所學到的東西就是你的。你永遠別怕有人偷，偷不走它。等到有一天，搞不好他就派上用場了。

(三)後疫情的朱德剛相聲社

現在疫情解封一陣子了，我們也很好奇後疫情時代的朱德剛相聲社會用什麼樣的模式來迎接觀眾呢？

朱德剛老師提到，我這個相聲社，搬到這邊來現在已經兩年多了。那我們從搬來是前年，前年的12月，正式開始在做表演，就所謂的固定的表演從12月開始一直演，演到現在。

其實在去年的上半年還有一點疫情的影響的時候，我們還是繼續做，我們並沒有停下來，因為那個時候政府就沒有嚴格要求說停止表演活動，只是說大家全部戴口罩，所以我們那時候免費供應茶點的這件事情就變成得被迫暫停，因為觀眾進來他們都戴口罩，所以他們不能吃他們不能拆口罩吃而且觀眾也不敢吃，他們就覺得這麼小的空間，他們也不敢把口罩拿開，可是很感謝的是觀眾真的還是很踴躍，就是他們還是都買票然後都支持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表演，那很多的觀眾也希望我們不要停下來，所以我們就一直堅持在演出，在演出而且我們每個月都換

不同的表演內容喔！每個月都換喔！所以演員壓力也會很大。可是在這樣子的情況裡面我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們沒有任何的停，我們都沒有停下來…一直到今年的四月，我們就恢復了茶點的供應，然後觀眾開始慢慢慢慢的就開始趕把口罩拿下來然後一邊吃。因為我們在前年的十二月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用這樣子的形式，就是喝著茶，吃著點心，看著表演。

前年然後到去年的上半年，然後突然疫情了！以後我們就停了，從下半年開始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幾乎都停下來沒有供應，但是我們的觀眾跟我們的表演還是沒有停的。所以我們一直演下來也就是因為堅持。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觀眾變成是一個固定觀眾跟死忠的觀眾，就是他們都會固定，買票來看表演。堅持是很重要的事情。

原來在疫情期間朱老師的小茶館相聲表演並沒有因此停歇，除了無法出門看表演的那段日子之外，演出反而因為堅持累積了不少觀眾。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小茶館，但是他至少建立了一個形式是什麼叫做定幕就是每個月固定都有在這邊表演，所以觀眾現在越來越多，現在這邊的觀眾能容納 24 個人，可是現在來看表演的這一些所謂的固定觀眾幾乎已經佔了五成了，就是每個月固定買票，每個月爸爸、媽媽帶著兩個小朋友，每個月就是固定買一進來就是四張票，有很多家庭已經佔了五成，然後剩下的幾乎是外縣市的這些觀光客，他們來花蓮玩，晚上來這邊看表演，所以變成只要定幕劇慢慢慢慢的去堅持下去，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朱德剛老師認為現在其實這邊場地已經不復使用，所以希望能夠有一個 100 人的場地能夠讓更多人能夠來看這個表演，而且以後，如果說像是禮拜六跟禮拜天，搞不好未來會做到禮拜一到禮拜天，那禮拜一到禮拜天的話，這中間每一天的晚上可能安排的是不同的表演形式，可能有我們花蓮的歌手，可能有我們花蓮的這些小的戲劇或者是邀請一些脫口秀等表演演出，這樣的話等於讓我們的花蓮人晚上至少有一個藝文的這個時間，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更多的不同表演形式，這樣子才是不要造成城鄉的這種差距這麼大！畢竟花蓮的藝文表演真的太少太少！

我們理解了老師的經營理念，想來老師已經開始執行這部分的想法，不知道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老師跟我們談了一些現實層面的困難點。

首先是，24 個觀眾的空間確實是不夠，其實老師當初也是因為沒有辦法。就是花蓮有很多很多的老舊住宅或者是花蓮有很多很多的閒置空間。但是呢！老師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也就是說我們不了解這些空間到底市公所或者是縣政府他們到底要做什麼用？那每一次在打聽這方面的事情其實都是弄得頭破血流的，頭破血流的意思不是真的頭破血流，而是說你忙了半天，但最後這些空間始終就是給餐飲業。我們這種表演的永遠拿不到，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餐飲業能夠創造佳績，也就是餐飲業能夠有收入，餐飲業有了收入，它能夠付得起房租給縣政府或者是給市公所，所以他們是站在這樣子的角度。他們寧願給餐飲業可是他們不願意去試試看給藝文團隊，因為在他們的概念裡面總認為藝文團隊就是一個賠錢的，賺不了什麼錢的一個單位，所以他如果把這個閒置空間給了你，他搞不好都怕你付不出月租費來，你連租金都付不起，他搞不好會擔心這件事情，可是他沒有給機會，他怎麼知道呢？老師現在在這邊做這個小茶館，其實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告訴自己也想要告訴公部門的，縣府的或者是市公所的這些官員們就是

讓他們知道花蓮多麼需要一個固定的藝文表演空間，不光是說藝文團隊需要，花蓮的鄉親都需要！

其次是，花蓮缺演員。我們訓練演員，因為不可能一天到晚從臺北請演員過來，技術層面的東西若從臺北請，就是交通住宿費，所以我們要訓練自己的演員，那老師在花蓮這九年一直不斷的訓練演員，一直不斷的訓練演員。但是很多演員就因為現實層面可能就是前一陣子疫情的關係反而演員多因為大家都沒事，開民宿的也沒有生意，開餐廳的也沒有生意，所以反而都跑來這邊學相聲。可是當疫情結束以後他們都回去做他們的事情。這邊就沒有演員了，所以現在這邊缺的就是演員。希望的是說要有對相聲表演喜愛的人，喜歡的人然後能夠加入這樣子的一個表演環境讓我們這邊的表演的團隊越來越強大。這樣的話我有大場地的時候，我才能夠在節目上的調配上才能夠有所豐富！但是現在演員真的是比較吃緊訓練了。有一個現在念大學了，所以跑到新竹去了，然後還有一個也訓練得不錯，但他現在當媽媽。所以這個都是現實問題啦！但是老師還是不死心，還是持續的要培養我們花蓮在地的表演者。老師覺得這個是重點，這是重要的事情，那現在這邊還有一個花中的老師，在我這邊固定就是來學相聲，他已經上臺很多次了，然後還有。兩個東華附小的六年級的小朋友，還有一個是國風國中二年級的小朋友，都在這邊學相聲，而且有上過臺三次。所以一直不斷的在累積像這樣的經驗，像那個念清華的那個他就是從小六開始學，從小六開始一直學、一直學，學到現在念大一，他是用特殊選材，然後他是寫相聲的報告申請到清華進去，所以他沒有考試，他直接申請然後就過了！所以說學相聲沒有不好喔！說真的，除了本科之外任何任何的這些其實有興趣的話不要放棄，不要認為說反正這個學這個沒有用，但是他一直不斷的在這一塊上面累積結果，他竟然用相聲的方式去寫一個報告然後申請清華進去。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料到的，也希望未來在花蓮能夠找更多對於相聲喜歡，喜歡表演，喜歡說相聲的這一些人，這些朋友一起在這個環境裡面，大家一起努力，這是朱德剛老師未來希望的。

參●結論

藉由這次對朱德剛老師的訪談，讓我們也開始對藝文表演有些了解與接觸，也讓我們知道疫情緊繃的那些日子，不僅僅是我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藝文表演的經營者也面臨很多經營上的考驗。透過討論，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疫情前理念難實現

疫情前，朱德剛老師想要做的是固定時間的黑盒子形式的劇場表演，希望透過觀光也將花蓮的原住民文化劇場推廣給更多人欣賞，但是現實是，花蓮比較適合情境式的表演，但是那卻是較難固定，能容納人數也較少的表演方式，所以老師只好放棄這樣的想法，調整自己的方向。

老師轉而將重心放在相聲表演方面，也積極推廣花蓮在地的相聲表演培訓，在府前路經營朱德剛相聲社，仍舊希望是固定式的表演，容納 24 人的小茶館，讓花蓮鄉親或是觀光客，在周末夜晚可以來輕鬆喝茶，吃吃蔥油餅，欣賞相聲表演。即使當初來到花蓮的最初目標較難實現，不過

老師仍持續透過相聲表演在深耕花蓮的表演藝術文化。

二、疫情時的因應

其實在疫情封鎖的當下，要說朱德剛相聲社完全沒有受到影響是不太可能的，畢竟在無法外出的狀況下，政府也禁止演出以及觀賞表演，所幸朱德剛老師透過自己的手藝，成功讓自己的手作蔥油餅賣出名聲，以解決沒有演出收入的窘境。

疫情期間，也因為各行各業無法做生意，也吸引一些對相聲有興趣的朋友來跟朱老師學相聲，所以當時反而培養了不少表演人才，以至於後來微解封後，老師的小茶館可以堅持維持固定的表演，也努力更換表演內容，累積了不少觀眾，至今若有表演場次仍座無虛席。

因為老師的堅持，所以他仍舊希望花蓮能有固定式的表演場所，他也開始感覺他的小茶館不敷使用，疫情對於朱德剛老師來說雖有損失，但也是一種轉變的新開始。

三、後疫情時代的理念與實現的困難

疫情微解封時，其實朱德剛相聲社已經維持了固定式的場次表演，因此也累積了固定的花蓮觀眾，也有一些觀光客來花蓮玩，晚上配合場次會來看表演。但是離朱德剛老師的理想仍有段距離，他希望有大一點的空間，有一個 50 人或 100 人的一個空間。現在他也一直在找，這是老師的目標，找到以後我就可以跟旅行團合作。至少花蓮有一個看表演的地方。晚上，不是一天到晚，只有去東大門，沒有地方去了，白天遊山玩水，到晚上真的沒地方去。我問過太多太多觀光客就是到了東大門買一些吃的回飯店，然後大家就在房間裡面喝東西、吃東西、聊天，沒有任何的一個可以在藝文方面的，在另外一個精神層面的東西他沒有得到。

上述的理念在實現起來有兩個困難點，第一，就是場地尚未找到，公部門只要有閒置場地的規劃都會優先考量給餐飲業，幾乎不會給藝文表演機會。第二，演員與技術人員不足，雖然在疫情期間老師培育了不少表演者，不過因為疫情後現實考量，不一定能配合老師這邊的演出，更別說是技術人員。本來老師也有心在花蓮培養一批表演技術人才，但是因為當初黑盒子形式的表演理念沒有辦法達成，也就解散了，真的很可惜！然而現在八斗喜說演班，也形同虛設，因為公部門和教育單位沒有很在意相聲的推廣，因此要培育表演者可說是難上加難。

儘管如此，朱德剛老師仍然沒有放棄他的理想，在經濟考量下，老師努力接演了一些外地的舞台劇以及電影的演出，就算忙也還是在每週三維持和一些對相聲有興趣的學習者排演，也依舊努力排定每個月的固定相聲表演，讓朱德剛相聲社的表演能持續獲得累積與推廣。期待政府相關單位能看見老師的努力，給予藝術文化表演者更多的鼓勵與支持。

肆●引註資料

一、參考網站

台北曲藝團 Youtube

<https://youtu.be/krmP0oc17J0>

八斗喜說演班：朱德剛花蓮深耕相聲&戲劇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2AKYUqq6PVACuQIFuylg>

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30000498-260115?chdtv>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3%AD%E5%BE%B7%E7%BA%B2>

東吳大學校訊電子報

<http://www.scu.edu.tw/secretary/epaper/epaper75/paper/b001.html>

疫情 3 年對文化產業關鍵衝擊文化部 8 大面向盤點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7003395>

國際巨星降臨花蓮！許效舜超溜數來寶「空襲警報」大響？舜哥數來寶：駛你娘 a...車?! 【#效廉出發吧】EP26 精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7yB8Nidm8>

二、參考書籍

葉怡均 (2007)。我把相聲變小了。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詹瑞璟 (2009)。大家來說相聲。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怡均 (2014)。藝曲趣教遊 2 藝遊未盡。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馬景賢、葉怡均 (2017)。說相聲-學語文。台北市：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馮翊綱(2000)。相聲走透透。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馮翊綱、游尹婷(2017)。相聲並不單純。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馮翊綱，徐妙凡(2021)。相聲百人一首。新北市：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